

庸庵海外文編

光緒二十二年十月二十日奉

上諭都察院奏編修馮恩峴等呈奏已故大員勲勞卓著請將事蹟宣付史館立傳一摺原任左副都御史薛福成前在浙江甯紹台道任內勤求實政功德在民嗣授爲出使大臣辦理中外交涉事件悉臻妥協著將生平事蹟宣付國史館立傳以彰勞勩該衙門知道欽此

光緒二十二年十月二十日

光緒二十年七月十七日奉

上諭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薛福成由湖南臬司洊擢京
卿派充出使大臣辦理交涉事件悉臻妥協茲屆差
旋忽聞溘逝軫惜殊深加恩著照副都御史例賜卹
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
奏伊子直隸候補知縣薛翼運著俟服闋後以知州
補用以示篤念蓋臣至意欽此

光緒二十年七月十七日

凡例

一是編分類纂次悉依文編原定體例首奏疏次論議次書次序跋次傳狀次書事次碑誌次記各類按年月先後爲序

一奏議已有出使奏疏之刻茲擇尤要者錄之亦古文之一體也其四六謝恩摺暨循例諸摺片無關宏旨者俟錄刻別稿

一文編體例文後有評語暨自識之語或敘作文之由或書後來事實頗足與文中意義相發明悉照錄以備查攷茲仍之至摺片後奉有硃批尤關緊要

者間亦敬謹錄入以誌榮幸其餘如書督撫同城之弊亦附錄郭侍郎原摺藉資互證

一是編間有一二篇抵上海後脫稿因無所附麗故并錄之惟時使事固未竟且以記絕筆也

庸齋海外文編目錄

卷一

妥籌保護浙東新築礮臺疏

巳丑

密陳標營積習難改將才宜保護片

巳丑

察看英法兩國交涉事宜疏

庚寅

豫籌各國使臣合請

覲見片

庚寅

通籌南洋各島添設領事保護華民疏

庚寅

滇緬分界通商事宜疏

庚寅

分別教案治本治標之計疏

辛卯

附陳處置哥老會匪片

辛卯

與英外部商定派員會立坎巨提頭目疏 壬辰

密陳帕米爾情形片 壬辰

請豁除舊例招徠華民疏 癸巳

附陳派撥兵船保護華民片 癸巳

卷二

滇緬分界大概情形疏 癸巳

附陳駐緬英員遵約呈進方物片 癸巳

附陳派營彈壓野人山地片 癸巳

附陳收回車里孟連兩土司全權片 癸巳

強鄰環伺謹陳愚計疏 癸巳

考察近事謹陳管見疏

癸巳

附陳請展接電線扞禦水患片

癸巳

議定滇緬界務商務條約疏

癸巳

附陳大金沙江行船片

癸巳

附陳酌定虎踞關以東界線片

癸巳

附陳密保洋員片

癸巳

保薦使才疏

癸巳

卷三

英吉利用商務闢荒地說

見出使四國日記庚寅

西法爲公其之理說

見出使四國日記庚寅

赤道下無人才說

庚寅

攻戰守具不用之用說

見出使四國日記庚寅

論俄羅斯立國之勢

見出使四國日記辛卯

再論俄羅斯立國之勢

辛卯

西洋諸國導民生財說

辛卯

論中國在公法外之害

壬辰

西洋諸國爲民理財說

壬辰

使才與將相並重說

壬辰

用機器殖財養民說

壬辰

治術學術在專精說

壬辰

攷舊知新說

壬辰

南洋諸島致富彊說

壬辰

澳大利亞可自彊說

壬辰

槍礮說上

壬辰

槍礮說下

壬辰

李德裕納維州降將論

癸巳

論不勤遠略之誤

癸巳

論公司不舉之病

癸巳

振百工說

癸巳

海關徵稅敘略

癸巳

海關出入貨類敘略 癸巳

海關出入貨價敘略 癸巳

趙鞅論 甲午

晉執政諸卿考 甲午

答袁戶部書 辛卯

復許大臣書 壬辰

答友人書 癸巳

卷四

拙尊園叢稿序 癸巳

出使四國奏疏序 癸巳

出使四國公牘序 癸巳

日本國志序 甲午

處士曹君家傳 甲午

敘疆臣建樹之基 己丑

敘督撫同城之損 庚寅

敘團練大臣 庚寅

書沔陽陸帥失陷江甯事 庚寅

書昆明何帥失陷蘇常事 庚寅

書科爾沁忠親王大沽之敗 庚寅

書兩江總督何桂清之獄 庚寅

書霆軍銘軍尹隆河之役

庚寅

書俄皇告洪大臣之言

辛卯

書工商核給憑單之例

癸巳

書江西候補同知祝君殉難事

甲午

誥授朝議大夫戶部雲南司郎中陳君墓表

甲午

白雷登海口避暑記

癸巳

修復高子水居記

甲午

庸齋海外文編卷一

無錫薛福成叔耘

妥籌保護浙東新築礮臺疏

己丑

奏爲浙東新築礮臺關係緊要擬請

旨敕下浙江撫臣妥籌經久保護之法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前在浙江甯紹台道任內適值海氛不靖前撫臣劉秉璋調集淮楚諸軍扼險守禦復委前參將吳杰管理南北岸礮臺擊中敵船兩次浙防幸獲保全當時猶以舊臺礮力較小不能遠擊眾論惜之敵船既退劉秉璋采用臣之條議爲綢繆未雨之計檄飭浙省

支應局訂購德國克鹿卜二十四生的後膛鋼礮二尊。二十一生的後膛鋼礮五尊。派候補知府杜冠英總理築臺事宜。候補參將吳杰幫同辦理。仍檄臣督率稽查。臣迭次馳赴鎮海口門。與杜冠英等相度地勢。擇於南岸小港口之笠山。築大礮臺一座。安置新礮三尊。金雞山前面築臺一座。置礮一尊。北岸招寶山舊礮臺之下層。添一礮洞。置礮一尊。又於甬江中流之兩石磯。各築臺一座。置礮二尊。前敵後路。節節設險。經始於光緒十一年。由撫臣檄派駐北岸之總兵黃錦文等所部淮軍三營。駐南岸之提臣歐陽利見所部達字等營。分任工

役劃定地段各專責成數年之閒淮勇趨事勤奮剋期
蕙功惟南岸各營稍形疲玩往往期限已迫工程尙無
端緒臣以該營歸提臣統轄不便過爲催趨常令吳杰
以所領礮兵三百餘名代竣其役吳杰熟諳西法操練
精勤非特毫無虛額抑且力顧大局故每以數百人當
數營之用至光緒十四年十月各臺次第告成撫臣衛
榮光派員驗收並議以新式利器必得熟手善爲照料
磨擦光亮方免鏽壞誤事因定給按年擦油之費專委
吳杰管理惟提標各營自稱清苦頗思分得擦費希圖
沾潤密聳提臣執南北岸分派之說爭委礮臺一差撫

臣始允照辦。繼以所定礮臺經費。本不甚寬裕。惟吳杰廉樸耐勞。尙能撙節敷用。標營習氣最深。彼旣但思自潤。恐致貽誤。遂仍專委吳杰管帶。提臣以所求不遂。頗貽文牘於撫臣。負氣忿爭。衛榮光本擬將始終辦法。奏明定案。適因調任交卸。新任撫臣崧駿接篆之初。提臣親赴杭垣。商懇撤去吳杰。崧駿審知吳杰素有功績。爲浙東不可多得之將弁。又不欲顯拒提臣。致失和衷之體。因酌用臣條議。檄派提標候補副將陳勝文。會同吳杰管帶礮臺。仍以演礮責成吳杰一人。議者以爲提臣如稍喻撫臣苦衷。亦可以已矣。無如標營將弁。仍未滿

意旣憚吳杰之遇事認真。因復造不根之說。以聳動提臣。此臣在甯紹台道任內。辦理礮臺。目擊情形之始末也。今春臣由甯波交卸起程。風聞提臣復致密函於閩浙督臣卞寶第。懇其劾去吳杰。是時臣疑信參半。甫入都門。伏讀邸鈔。知吳杰果被參革職。人言嘖嘖。頗疑督臣之輕聽。大抵莅任伊始。未及詢訪輿論所致。竊惟賞罰黜陟。

朝廷自有權衡。非臣下所敢參末議。第念海防以礮臺爲關鍵。而珍護礮位。操習礮兵。專恃將弁之得人。臣未知吳杰參革之後。現派管理者何員。誠慮標營但圖自

潤罔知輕重。提臣調劑本標。壹意求勝。則不獨

國家數十萬金之巨帑。付之一擲。卽臣與杜冠英吳杰
及各營將士數年之心力。亦覺徒勞。殊爲可惜。臣在浙
數年。與提臣向稱和衷。與吳杰並無私交。特以是非宜
有公論。利害亦關大局。若因身已去。浙緘默不言。臣心
實有所難安。擬請

旨。敕下浙江撫臣崧駿。妥慎遴員。管守鎮海礮臺。並知
照提臣勿再惑標營將士之言。排擠得力員弁。似於浙
省海防有裨。至四川督臣劉秉璋。山西撫臣衛榮光。前
在浙江巡撫任內。皆於守護礮臺一事。籌之已熟。可否

敕下劉秉璋衛榮光詢以守臺經久之策及吳杰平日功罪待其覆奏到日則臣言之虛實立見端倪閩浙督臣卞寶第離浙稍遠甫經到任恐有不及詳察之處然督臣素著公忠正得藉異同之論以資考證當亦諒臣心之無他決不以臣言爲忤也所有浙東礮臺關係緊要緣由謹具摺披瀝直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密陳標營積習難改將才宜保護片 己丑

再查定例提督專轄通省標營及各汛所有舊式礮臺近來武備日精講求西法如北洋之大沽北塘旅順威海衛等處南洋之吳淞口及長江一帶暨福州臺灣廣東各要隘均已建築新式礮臺莫不挑選勇營或另募礮兵遴派得力將弁管帶駐守未有專用標營者誠以標營積習太深無從整頓昔胡林翼曾國藩等已詳言之若輩圖得一差卽視爲利藪偷減侵蝕必誤大局浙東招寶山之建礮臺始於升任撫臣楊昌濬遴派杜冠英吳杰經理其事歷任撫臣相繼委任所需經費皆由

撫臣設法籌給。故一切用人立法。亦由撫臣主持。與標營絕不相干。當升任撫臣劉秉璋在浙時。提臣歐陽利見聽鎮海參將鄭鴻章之言。屢求撤去吳杰。劉秉璋堅拒不從。未及數月。敵艦犯口。吳杰兩次開礮獲勝。是時吳杰聲望實出歐陽利見之上。至今浙東士民皆能道之。鄭鴻章旋經劉秉璋劾罷。有案。迨劉秉璋升任。以去標營每思乘閒攬管臺務。臣嘗以吳杰之當留爲新任。撫臣詳晰言之。撫臣衛榮光崧駿皆告臣以在江蘇時。卽聞吳杰之名。去年衛榮光以將才保薦吳杰。而標營嫉之滋甚。此次標營乘新舊督撫臣交替之際。設計播

弄而吳燕竟被參劾。臣竊惟多事之秋，人才難得。方今創辦海軍，整理防務，苟稍有可用之才，必當延攬而激勵之，培養而護持之。如吳燕者，臨財廉，任事勇，操練勤，威望素著。一省之中，實不多得。乃竟終於顛蹶。從此志士寒心，宵人增氣。爲營將者，知守法奉公，不能自全，將競以侵剋餉項爲獻媚取容之計，恐於風氣大有妨礙。臣是以不憚煩瑣，敢再據實密陳，伏乞

聖鑒，謹

奏。

察看英法兩國交涉事宜疏

庚寅

奏爲微臣分駐英法數月察看交涉事宜謹陳梗概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在法國英國比國呈遞

國書已將各國互敦和好之意陸續據實

奏報在案惟聞義國羅馬都城一交夏令瘴氣甚重該國王及其外部大臣等皆避暑在外必俟八九月後回都辦事臣是以暫緩馳赴羅馬稍以其暇詳閱接管案卷聯絡議院官紳謹將見聞所及爲

聖主縷陳之竊惟數十年來西洋諸國惟英法與我中

國素多齟齬。一二強邦迭起乘之。事變愈棘。從前英使如威妥瑪、巴夏禮等。法使如巴德諾脫等。尤窺知中國情事。狃於積習。動輒要挾。句結他國。協以謀我。與之以利而不知感。商之以情而不卽應。繩之以約而不盡遵。其所由來。非一日矣。臣嘗觀光緒三四年間。舊牘前使臣郭嵩燾初到之時。枝節不少。口舌滋繁。有明係中國自主之權。而妄思侵礙者。有明係彼國訂行之款。而不卽照辦者。蓋彼之商人。惟利是視。不顧大體。而公使領事。向恃中國無駐洋使。臣與彼外部辯論。往往逞其一面之辭。要求迫脅。惟所欲爲。今則事勢旣異於前。威巴

諸使或退或死。狡謀斯戢。積案稍清。臣嘗與英法官紳往來酬酢。察其言論。多有聯絡中國之意。不復如昔日之壹意輕藐。推原其故。厥有數端。一則越南一役。法人欲索賠償。竟不可得。至今法人議論。咸咎斐禮之開釁。恨其得不償失。各國始知中國之不受恫喝也。一則十餘年中。冠蓋聯翩。出駐各國。漸能諳其風俗。審其利弊。情意既浹。邦交益固也。一則中國於海防海軍諸要政。逐漸整頓。風聲所播。收效無形。且近年出洋學生。試於書院。常列高等。彼亦知華人之才力。不後西人也。凡此數端。皆係

聖明措注因時及內外大臣盡力經營之效。臣愚以爲乘此振興之際。遇有交涉事件。可以相機度勢。默轉潛移。稍裨大局。大抵外交之道。與內治息息相通。如商稅受損。則財用不足矣。教民橫恣。則吏治不飭矣。海外之華民。保護不及。則

國勢不張矣。內地之土貨。行銷不遠。則民生不厚矣。此在任使事者設法維持。隨宜籌措。雖舊約驟難更改。而情勢或可變通。臣擬於茲數者。審度情形。俟有機會。大則

奏請

諭旨遵辦。小則函咨總理衙門裁酌。總期捷聲息而通
隔闕。收權利而銷外侮。仰副

朝廷委任之意。抑臣又聞外洋各國使臣互相駐紮。皆
以得見君主爲榮。君主亦必接見以示優異。

皇上親政以來。各使以未覲

天顏。疑有薄待之意。不無私議。屢見英法新聞紙中。將
來恐不免合力固請。似亦當籌所以應之也。所有察看
交涉事宜。理合恭摺密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豫籌各國使臣合請

覲見片

庚寅

再查外洋各國風氣交際與交涉截然判爲兩事交際之禮節務爲周到交涉之事件不稍通融惟其厚於交際故可嚴於交涉凡各國使臣初到一國駐紮之時其君主無不接見慰勞數語以示優待使臣鞠躬而退並不言及公事此西國之通例也臣到英後除呈遞

國書外其君主延請讌會一次聽樂觀舞會各二次禮意頗爲周浹今聞各國駐京公使以未蒙

晝接不無私議萬一合辭來請我若深閉固拒相形之下似覺

情誼恻然。昔年英使威妥瑪借未許。

覲見爲辭。頗於煙臺條款多所要挾。夫靳虛禮而受實損。非計之得也。臣愚以爲今日有同治十二年間成案可循。不妨援照辦理。當時議者亦頗多疑慮。一則恐其有所瀆請。一則謂中西之禮不同也。然禮成而退。海內且傳爲盛事者。何也。西例公見不言公事。卽晤其外部亦然。洋使斷無不諳之理。若論禮節。可於

召見各使臣之先。

敕下總理衙門。告以如願行中禮。或願行西禮。各聽其便。如是則彼雖自行西禮。仍於體制無損。又聞雍正年

間羅馬教王遣使到京

世宗憲皇帝允行西禮乾隆五十八年英國遣使馬戛

爾尼

原作馬格理今依出使奏疏據海國圖志

來華亦奉

高宗純皇帝特旨准行西禮賜以筵宴未知禮部等衙門是否有案可稽似亦足備考證臣爲豫籌應付各使起見理合附片密陳伏乞

聖鑒謹

奏

通籌南洋各島添設領事官保護華民疏

庚寅

奏爲英國屬埠擬添設領事官保護華民並通籌南洋各島派員先後次第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查光緒十二年兩廣督臣張之洞派遣委員副將王榮和知府余瑞訪查南洋各島華民商務奏稱該委員等周歷二十餘埠約計英荷日三國屬島應設總領事者三處設正副領事者各數處經總理衙門議復在案臣於光緒十六年七月准總理衙門咨稱據海軍提督丁汝昌文稱此次巡洋如附近新嘉坡各島日檳榔嶼日麻六甲日柔佛日芙蓉日石蘭莪日白蠟

皆未設領事。華商因受欺陵剝削，無不環訴哀求。擬請各設副領事一員，卽以隨地公正殷商攝之，統轄於新嘉坡領事。應先與該外部商定，核給憑照。如能辦到，實於華民有裨。等因。到臣當經辦文照會英國外部，援照公法及各國常例，聲明中國可派領事官分駐英國屬境。俟商有端倪，擬再咨明總理衙門詳籌妥辦。臣竊思領事一官，關係緊要。而南洋各島，華民繁庶。若不統論全局，則一事之利弊無以明。若不兼籌各國，則一隅之情勢無由顯。臣謹綜其始終本末爲

聖主敬陳之。大抵外洋各國莫不以商務爲富強之本。

凡在他國通商之口。必設領事以保護商人。遇有苛例。隨時駁阻。所以旅居樂業。商務日旺。卽游歷之員。工藝之人。亦皆所至如歸。而西洋各國領事之在中國。權力尤大。良由立約之初。中國未諳洋情。允令管轄本國寓華商民。與地方官無異。洋人每有人命債訟等案。均由領事官自理。往往掣我地方官之肘。從前中國各口之枝節橫生。亦實由於此。然卽在他國不理政務之領事。僅以保護商務爲名者。各國亦視之甚重。稍有交涉。卽籌建設。蓋枝葉繁則本根固。耳目廣則聲息靈。民氣樂則國勢張。自然之理也。中國領事之駐外洋者。在英則

有新嘉坡領事在美則有舊金山總領事有紐約領事
在西班牙則有古巴總領事有馬丹薩領事在祕魯則
有嘉里約領事在日本則有長崎橫濱神戶三處理事
有箱館副理事蓋南北美洲與日本各口迭經總理衙
門與出使大臣籌畫經營建置較密惟南洋各島星羅
綦布形勢尤爲切近華民往來居住或通商或傭工或
種植或開礦不下三百餘萬人卽委員王榮和等所到
之處亦已報有百餘萬人臣竊據平日所見聞參以張
之洞原奏計華民萃居之地荷蘭西班牙兩國所屬應
專設領事者約四處曰蘇門答臘之日裏埠曰噶羅巴

曰三寶隴等埠。曰小呂宋。英法兩國所屬。應專設領事者約五處。曰香港。曰新金山。曰緬甸之仰江。曰越南之北圻。與西貢。他如檳榔嶼等處。已可相機設法。或以就近領事兼攝。或選殷商爲紳董。畀以副領事之名。略給經費。而以就近領事轄之。斟酌盈虛。隨宜措注。要亦所費無多。就南洋各島而論。祇須設領事十數員。大勢已覺周妥。加以略有添派。綜計歲費。當不過十萬金。竊查各關洋稅項下。每歲提撥一成半。作爲出使經費。約銀一百數十萬兩。而近年出使各館所需。暨游歷人員所用。統計當不過六十萬兩。總理衙門原議。以其贏數。豫

備添派各國使臣之用。臣愚以爲西洋頭等強國均已
派有使臣。卽二三等之國亦由各使就近兼攝。似暫無
須多派。惟逐漸添此十數領事者。則商政日興。民財日
阜。息息有與內政相通之故。且慰輿情於絕遠。不啟華
人觖望之端。收權利於無形。不開外人嫻笑之漸。所獲
裨益較之所費。奚啻十倍。臣嘗閱各國貿易總冊。以洋
貨土貨出入相準。每歲中國之銀流入外洋者約一二
千萬兩。又攷數年前美國舊金山銀行匯票總數。每歲
華民匯入中國之銀約合八百萬兩。內外雖該處工資
較豐。而人數尙非最多。則推之古巴祕魯可知。推之南

洋各島又可知。夫中國貿易與各國相衡，虧短甚鉅。然尚有可周轉者，以華民出洋所獲之利足資補苴也。倘此源再塞，則內地之銀必更立形匱乏，民窮已甚，竊恐事變叢生，卽就新嘉坡一埠而論，設立領事已十三年，支銷經費未滿十萬金。然各省賑捐海防捐所獲之款實已倍之，而商傭十四五萬人，其前後攜寄回華者，當亦不下一二千萬。蓋領事一官在彼外洋，雖無管轄華民之權，實有保護華民之責。縱令妥訂條約章程，必得領事隨所見聞，與彼地方官商辦，則洋官亦得藉以稽查。而土人不敢任意苛虐，卽駐洋使臣欲與外部辯論。

亦必以領事所報爲憑。方能使洋官有所顧忌。此領事一官所以不能不設之由。而已設領事之處。未嘗無顯著之效也。今華民出洋之利。已稍不如前矣。誠能於南洋各島酌添領事。尚可挽回補救。而收固有之利源。然所以議之稍久。迄少就緒者。蓋亦因立約之初。中國未悉洋情。並不知華民出洋之眾。於是但給彼在中國設領事之柄。而無我在外洋設領事之文。又各國開荒。尙爲巨埠。專賴招致華民。而洋人實屬寥寥。一經我設立領事。彼不免喧賓奪主之嫌。又礙其暴斂橫征之舉。所以始必堅拒。繼則宕延。外部以咨商藩部爲辭。藩部以

官民不便爲說。雖管禿脣焦而終無如彼何。此惟在局中者深知其難。而局外之視事太易者。又或稱就地可集鉅貲。無需另籌經費。或狃於洋官駐華之例。幾謂一設領事。華民卽爲所轄。竟無異管理地方者。此皆閱歷未深。持論實多隔闕。當局者知其斷難辦到。不無矯枉過正之議。幾謂徒多耗費。無甚裨益。斯殆有激而然。臣竊以爲望之過奢。轉滋流弊。領事所收之身格費。船照費。原可略資津貼。正不必斂鉅貲以招物議。今已設領事之處。驗民船。稽民數。原可稍分彼權。正不必攬政柄以啟猜疑。但如臣以上所陳。則不求近效。而其效最大。

惟須認定主見中外一意合力堅持得寸得尺相機籌辦必可循序就範卽如新嘉坡初設領事英之外部亦儘力阻撓當時頗費周折至今乃無異議竊查英法荷日四國屬境其苛待華民不願我設領事者以荷日二國爲最而法次之英又次之荷日國勢皆昔盛今衰其立國命脈乃在南洋諸島島中墾田開礦招商徵稅各事又恃華民爲根柢惟其政令不甚明肅呼應不甚靈通洋官往往徵取無藝僑寓之西人又侵侮華民或迫之入籍或拘之爲奴或禁其往來或腹其生計若有華官在旁理論究可補救一二雖商設領事之始彼必枝

梧推宕。然我苟據理執言。因勢利導。始終堅持。諒彼亦無辭以難我。及早圖之。則難者或漸化爲易。失今不圖。則易者亦漸覺其難。想總理衙門必仍知照出使美日祕臣崔國因。催商日國外部。先在小呂宋設立領事。俾便次第推廣。以符原議。至英國待我華民較爲公允。臣觀各國在英屬地設一領事。視爲泛常之舉。向無攔阻。又知英國君臣用意。頗欲與中國互敦睦誼。或不於此等事件。稍露歧視中國之形。近與該外部商議。請照各國之例。在英地隨宜派設領事。卽彼未肯速允。臣擬堅持初議。至再至三。與之磋磨。先就香港仰江新金山等

埠酌設一二員而檳榔嶼等六處亦當審其地勢人數從長籌畫由此推之法荷各屬亦或較易爲力臣非不知洋人性情堅韌每商一事必多波折然苟不憚筆舌之繁不參游移之見不紊緩急之序或稍有效可圖蓋庇蔭周則民生厚而不獨開商務財用裕則近憂紓而非以勤遠略布置廣則眾志聯而兼可調敵情呼籲少則

國體尊而卽以銷外侮臣爲海外數百萬生靈起見不敢稍安緘默所有英國屬埠擬設領事並通籌南洋各島派員次第緣由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滇緬分界通商事宜疏

辛卯

奏爲滇緬分界通商。亟應豫爲籌備。不使英國獨占先著。以免臨時棘手。恭摺密陳。仰祈

聖鑒事。竊查倫敦使署接管卷內。光緒十一年冬間。英國印度派兵出境。進據緬甸。維時出使大臣曾紀澤承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密電。疊次與英外部會商。初議立君存祀。俾守十年一貢之例。旣不可得。始議定由英駐緬大員按期遣使。賫獻儀物。其界務商務兩事。則擬先定分界。再籌通商。蓋因英人注意商務。若分劃邊界。偶有膠轕。則辦理通商。諸多掣肘。虧損無窮。固不能不

審其次第也。英人自以驟關緬甸全境所獲已多，是以有稍讓中國展拓邊界之說。當時英外部侍郎克蕾曾稱英廷願將潞江以東之地，自雲南南界之外起，南抵暹羅北界，西濱潞江，卽洋圖所謂薩爾溫江，東抵瀾滄江下游，其中北有南掌國，南有湄人各種，或留爲屬國，或收爲屬地。悉聽中國之便。曾紀澤轉咨總理衙門，亦云南掌本係入貢中華之國，儻英人果將潞江以東讓，我似宜受之。將湄人南掌均留爲屬國，責其按期朝貢，並將上邦之權，明告天下，方可防後患而固邊圉等語。曾紀澤又嘗向英外部理論，欲索入募之地，入募蓋卽

蠻暮之新街。昔時蠻暮土司之地頗大。後乃悉爲緬甸所併。其商貨匯集之區。謂之新街。洋圖譯音則爲八募。距騰越邊外百數十里。在厄勒瓦諦江卽大金沙江上游之東。龍川江下游之北。檳榔江下游之南。向爲滇緬通商巨鎮。英人以其爲全緬菁華所萃。靳而未許。迨爭論數次。克蕾始云。英廷已飭駐緬之英官勘驗一地。以便允中國立埠。且可在彼設關收稅。據參贊官馬格理云。八募雖不可得。其東二三十里。有舊八募城。似肯讓與中國。日後貿易亦可臻繁盛。且允將大金沙江爲兩國公共之江。如此則形勢與彼同之。利益亦與彼分之。

其隱裨大局似尤較得潞東之地爲勝。曾紀澤以商辦已有端緒，因與外部互書節略存卷，暫停不議，旋即交卸回華。光緒十二年六月，總理衙門與英使歐格訥議約五條，第一條申明十年呈進方物之例，第三條中緬邊界應由中英兩國派員會同勘定，其邊界通商事宜亦應另立專章等因在案。臣竊繹總理衙門與英使訂定之約章，及曾紀澤與外部會商之節略，雖措辭詳略不同，而大意仍相脗合。蓋外部所稱願讓之地，因立約時尚未勘定，故以兩國派員會勘一句括之。此從前商辦滇緬事務之大略情形也。溯自立約至今，已越五年。

英人未嘗催問我

國家亦暫置不理。然臣近聞英廷正與暹羅勘辦界務。又屢次密派幹員馳往滇緬交界。查看形勢。探詢礦產。並有創築鐵路。通接滇邊之意。議者咸知彼俟布置妥協。必轉以延擱已久爲辭。來相促迫。勢不能不驟允開辦。則彼從容而我倉猝。彼諳練而我生疏。彼措注已周而我進退失據。臨時竭蹶成算未操。斷無不受虧損之理。就今日情勢而論。商務須從界務生根。但使分界能協機宜。則他日通商亦可少滋流弊。夫審度利病。隨宜操縱。固屬總理衙門與勘界大臣之事。然使明知彼族

之有隱謀而緘默不言。坐失事機。則咎在使臣。若欲先
事豫籌。查探邊情。又非責之疆吏不可。惟是分界固非
詳查密訪。不能得其要領。而其輕重緩急之大勢。則有
可計議者。大抵英人所稱願讓潞東之地。南北將及千
里。東西亦五六百里。果能將南掌與撣人收爲屬國。或
列爲甌脫之地。誠係綏邊保小之良圖。惟查南掌卽老
撣之轉音。臣閱外洋最新圖說。似老撣已歸屬暹羅。若
徒受英人之虛惠。而終不能有其地。恐轉爲外人所竊
笑。儻因此別生枝節。又非計之得者。蓋南掌撣人。本各
判爲數小國。分附緬甸暹羅。似宜查明南掌入暹羅之

外是否尙有自立之國。以定受與不受。其向附緬甸之
擇人地實大於南掌。稍能自立。且素服中國之化。若收
爲我屬。則普洱順甯等府邊徼。皆可鞏固矣。至曾紀澤
所索八募之地。雖爲英人所不肯舍。其曾經默許之舊
八募者。亦可爲通至大金沙江張本。若將來竟不與爭。
或爭而不得。臣竊有五慮焉。夫天下事不進則退。從前
展拓邊界之論。非謂區區邊界足增中國之大也。臣聞
乾隆年間。緬甸恃強不靖。吞滅滇邊諸土司。騰越八關
之外。形勢不全。西南一隅。木多不甚清晰之界。若我不
求展出。彼或反將勘入一慮也。我不於邊外稍留餘地。

彼必築鐵路直接滇邊。一遇有事，動受要挾。二慮也。長江上源爲小金沙江，小金沙江最上之源，由藏入滇，距邊甚近。洋圖卽謂之揚子江。我若進分大金沙江之利，尙可使彼離邊稍遠。萬一仍守故界，則彼窺知江源，伊邇或寢圖行船，徑入長江，以爭通商之利。三慮也。我稍展界，則通商在緬境。夫英人經營商埠，最爲長技。而我在此設關收稅，亦可與之俱旺。我不展界，則通商在滇境。將來彼且來擇租界，設領事，地方諸務，究不能不受牽制。四慮也。我得大金沙江之利，則迤西一路之銅，可由輪船遵海北上，運費當省倍蓰。否則彼獨據運貨之

利既入滇境。窺知礦產之富。或且漸生狡謀。五慮也。凡此五慮。皆在意計之中。臣又竊慮英人於此數年內。壹意延宕。待我相忘稍久。乃催勘界。或更遇事要求。悉置前議節略於不顧。且謀國之道。莫患乎爲敵所逆料。中國素有不勤遠略之名。外洋各國知之稔矣。所以伺機而動。迭起相乘。琉球滅而越南隨之。越南削而緬甸又隨之。今且駸駸議及朝鮮矣。竊思英廷前議節略。彼料中國未必竟受。而故以此相嘗試。固未可知。我若出其不意。據其前說。力與相持。或能因此稍展界務。各國知中國辦理此等事件。與前不同。亦可伐敵謀而收後效。

況彼所予卽有不宜收者不妨明指之以爲另索之符。彼之意卽有萬難允者不妨故求之以得抵制之益。蓋邊情不可不洞悉而舊議不可不重理擬請

敕下雲貴督臣王文韶遴派委員分途偵察如南掌之存亡擇人之強弱騰越關外之地勢民風一一查詢明確據實覆陳以備勘界時有所依據並請

皇上敕下微臣催問英國外部以勘界定期與分界辦法一面卽可相機辯論仍與總理衙門函電相聞務衷至當臣非不知英人性情堅韌當其驟得全緬喜出望外故許中國稍分其利今則事隔數年未嘗不思毀棄

前說然臣閱卷中節略係英文參贊官馬格里與英外部侍郎克蓄會議時爲最多今幸二人均未更換彼或難遽翻異臣不過多費筆舌多糜日力以與之磋磨雖無速效斷不致別有損礙抑或冀得寸得尺稍補涓埃臣因邊疆得失動關緊要且此事爲中外全局所繫不敢不罄其愚忱謹摹繪滇緬交界及南掌揮人疆域全圖恭呈

御覽所有滇緬分界事宜亟應豫籌緣由理合恭摺密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分別教案治本治標之計疏

辛卯

奏爲英法兩國教案牽涉既廣。關係較鉅。謹就見聞所及。分別治本治標之計。恭摺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承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電信。知五六月間。長江上下游教案疊出。蕪湖丹陽無錫江陰南昌等處。天主教堂多被焚燬。武穴被殺教士及洋關扞手各一人。皆係英籍。迭經各省查拏匪犯。或立予駢誅。或訊明定罪。而英法德三國使臣尙忿爭不已。來相促迫。臣屢以中國辦法詳告英法外部。外部知我辦理認真。尙無異辭。迨接其駐京使臣函電。則又往往變計。蓋各使

久居中國洞悉情勢。初因訛言四起。風警頻仍。迫爲自衛之謀。寢萌挾之意。句串一氣。協以謀我。遷延數月。此案不知何時議結。臣竊維匪黨之得肆焚掠者。挾簧鼓愚民之術也。愚民之莫釋疑忿者。信迷拐幼孩之說也。按舊說謂天主教徒迷拐幼孩。挖眼剖心。用以製藥。此論不知始於何時。前儒顧炎武所著郡國利病書。亦已有烹食小兒之說。彼時中外懸隔。偶得傳聞。並非事實。然是說之流傳也久。則人心之篤信者眾。猶憶同治九年天津案起。前大學士曾國藩初聞挖眼盈壘之說。亦欲悉心查辦。比入津境。攔輿遞稟者。紛訴此事。詢以

有無實據。則辭多恟怳。迨嚴加訊究。而其事益虛。所以專疏特辨。此說之誣。臣於當日。列在幕僚。頗知梗概。出洋以後。留心訪察。大抵天主教徒所崇奉者。惟耶穌耶。蘇之說。亦以仁慈爲宗旨。近者禁黑奴。有會禁鴉片。有會。彼於虐人之事。害人之物。尙欲禁之。豈有殘酷至挖眼剖心。而歐洲各國。習不爲怪者。卽彼之精於化學醫學者。亦謂無心眼入藥之理。斯必灼知舊說之訛傳。然後此案乃可下手。否則在事大小官員。先懷疑慮。葛藤不斬。軫軻滋多。將何以曉彼愚民。將何以禁彼匪黨。而諸教士自忖不能久居中華。其力足以煽動各國。釀成

釁端。西洋風氣重視教務。一遇有事。鮮不上下同心。非若爭一事。占一地者。其民猶有從有不從。昔年俄羅斯之侵土耳其。法蘭西之割越南。皆以護教爲名。此中機括。不可不慎之於微也。臣非謂洋教之無損於中國也。彼天主教雖稱爲善。自歷代教王增竄私說。并漸失耶穌本意。濫於招納。不擇良莠。教士卽不自爲迷拐。難保無迷拐者之託跡其門。恃爲護符。且男女無別。西洋習俗如此。教士倘規錯矩。亦猶中國僧道之不能盡守戒律。而入教之民。無惡不作。平民受其欺壓。積憤日深。一發難遏。地方日以多事。猶幸周孔程朱之教。彌綸寰宇。

深入人心。凡列衣冠之中。鮮慕異端之學。然彼此齟齬。不能相安。臣愚以爲不與妥議章程。終非善策。近來歐洲德義等國。限制教民立法甚嚴。大權始不旁落。無復從前挾制紛擾之患。中國許洋人傳教。旣在約章。勢難驟改。惟妥籌約束之法。本係內治之要政。非各國所得干預。而彼不能不干預者。積漸使然也。當津案初結之時。總理衙門嘗照會各國使臣。修改傳教章程。俱經該使駁回。由今思之。其中各條。有暫難遽行者。如限定各堂華民入教之數。撤去女教士女塾。卹孤局。及非教民子弟不得入男塾之類。是也有可以辦到者。如禁教士

詆毀儒教。凡有教堂。聽華官隨時查看。堂中所收嬰孩。悉報明地方官。教民有訟。教士不得徇庇之類是也。與其未必能行而悉爲所阻。不如擇其可行而先爲商辦。中外合力。徐與磋磨。彼既就我範圍。卽可循序漸進。將來於彼所難允者。相機伺便。與之理論。抑或俟武備日精。邦交日固。竟仿西洋限制之法。要在統籌全局。因勢利導。雖效之遲速不可知。但盡一分心力。必有一分補救。臣所擬治本之計。籌經久之道者如此。自各國立約以來。英重通商。法重傳教。所操之術不同。此次被燬教堂。多屬法國。而英國祇有武穴一案。德國則並無受損。

惟有兗州舊案未銷。乃三國使臣。既互相邀結。法之外部。復奮其全力。密聯英德外部。意在廣樹聲援。乘此事機。收意外之權利。英德恐法之得權利。而不甘居人後。遂與爲合從之謀。俄美義諸國。又從而附之。彼之相約。以顧全西國大局爲辭。而意則在各便其私圖。以責我保護將來爲說。而意則在觀變於臨事。臣愚以爲方今要著。宜令各省格外嚴防。勿再滋事。杜彼藉口。而防變之法。宜注力查禁匿名揭帖。則風不起。而瀾自平。薪不添。而火自熄。至辦理此案。當先有一成不變之規模。如彼責緝兇。多誅一匪徒。在我不爲無益。可允也。而罪必

求其當。彼索賠款多認一償費。在我尙無大損。可允也。而數必求其覈。卽彼欲以不肯保護之咎。株連印官。苟察其平日玩視民事。政聲較劣。亦可允也。但須乘彼未甚催促。予以撤調處分。自足折服遠人之心。而泯其吹求之見矣。惟彼黨藉護教爲名。迫我以不能行之事。或欲別訂章程。隱收權利。且使彼教日益恣橫。自當堅定以拒之。鎮靜以應之。昔曾國藩辦理津案。雖一時謗議紛起。閱世以後。人咸諒其心之公忠。並知其事之妥協者。蓋旣保全和局。而原案外並無所讓也。今諸國旣受法人籠絡。驟不可離。英人於武穴一案。亦欲留爲觀望。

之資未肯遽結。彼勢盛則所望愈奢。時久則所謀愈狡。爲今之計。似以設法速結爲妥。欲求速結。似以堅持其大者酌讓其小者爲妥。卽臣所論約束教士之法。恐彼知之而先肆要求也。似不如暫隱勿宣。俟結案後再與議善後章程爲妥。又聞英法德義俄美等國多駛兵艦往來中國海面。江面皆以保護教務爲名。外洋各報謠詠紛紜。或稱所費不貲。或稱相機行事。臣竊謂南北洋兵艦亦宜悉數調派。分布各處。隱備非常。旣示以勢力之不孤。且以保護彼教爲名。俾知我之所費亦不少也。如是則彼之氣平。而我之理直。我之氣亦愈壯矣。臣所

擬治標之計。弭目前之變者如此。以上二說。不過就臣見聞所及。妄爲揣度。未知近日情形。是否相符。各省教案。是否已結。耿耿寸衷。略抒愚悃。儻蒙

聖明俯察。末議。

敕下總理衙門。暨南北洋大臣。湖廣督臣。用備萬一之采擇。大局幸甚。除前已具函電。陸續詳達總理衙門外。所有英法兩國教案。分別治本治標緣由。理合恭摺密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附陳處置哥老會匪片

辛卯

再此次焚燬教堂，毆斃教士，傳聞係哥老會匪散布揭帖，激發眾怒，事起則率黨縱火，事畢則潛蹤四散。此輩皆係遣撤勇丁，所以氣勢較盛，蔓延較廣。竊查哥老會名目，始起於四川，而流衍於湖廣。厥後湖南營勇立功最多，旋募旋撤，不下數十萬人。而哥老會之風亦遂於湖南爲獨熾。其初立會之意，祇在互相救援，互濟貧乏而已。迨入會者眾，不免恃勢滋事。今者教堂之毀，則又爲從前所未有，匪黨逞一時之意。

國家受無窮之累，其情甚爲可惡。其案較爲難辦，惟有

廣購眼線平心訪察將到場倡率之正兇多獲數名毋
稍枉縱亦足振法紀而全鄰好臣竊謂自今以後凡各
省防營於湖南勇丁不宜輕募亦不宜輕撤大抵入會
之習在營中者爲多卽或散歸鄉里往往因挂籍會中
不能遽出然自楚軍極盛迄今幾二三十年其風當漸
歇矣乃因鄰省添營或仍在湖南募勇則舊者已逝而
新者復起似暫宜停募楚勇俾哥老會之淵源不至循
環相嬗亦可杜鄰省各營傳染之患至現有之營果係
楚勇儻察其萬難得力或值經費支絀亦宜妥慎籌畫
分年設法斷不可倉猝遣撤致彼眾爲饑寒所迫驟生

事端其有身經百戰保擢提鎮撤歸田閒者不必問其
入會不入會但查其曾著功績而處境貧困者似應由
各省大吏酌量位置俾藉一差以濟衣食需費無幾而
保全實多斯皆銷患無形之術也抑臣又聞曾國藩嘗
籌處置哥老會匪專主內嚴外寬之說但問其有罪無
罪不問其是會非會禁供攀以孤匪黨免株累以定人
心告訐之脅從概不批准以絕仇怨誣陷之風訪獲之
頭目必置重典以杜煽誘猖獗之漸俾善類不致自危
惡黨不能惑眾洵可謂拔本塞源之論矣然此係地方
有司之事要在爲大吏者督同司道府縣從容撫綏恩

威並濟。月計不足。歲計有餘。殆非急切所能爲力也。理
合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謹

奏

與英外部商定派員會立坎巨提頭目疏

壬辰

奏爲坎巨提回部被英兵攻擊逐其頭目迭與英外部商議由中國派員會同英員封立新酋以全兩屬體統計可剋期妥結恭摺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查中國回疆之外向有羈縻各回部遠慕聲教列爲屏藩或雖未設官而正朔是頒或雖未入貢而奉命維謹稽之西域圖志知八城邊外尙多屬地卽同治初年湖北所刻一統輿圖實以康熙乾隆

內府輿圖爲藍本臣嘗觀一統圖所詳疆域參以時憲書所頒地名則昔年中國所屬之回部實已可得其梗

概惟自咸豐同治年間中國內寇不靖未遑遠略俄國
既以兵力吞併浩罕布魯特哈薩克布哈爾諸回部擴
地不下數千里而巴達克山魯善什克南瓦罕諸小部
則皆服屬於阿富汗邇來阿富汗爲英屬國英之大勢
駸駸由印度北嚮有與俄國爭雄之意而中國西邊之
外遂日以多事卽如坎巨提一部近喀什噶爾南界在
蔥嶺西南厥地縱橫數百里戶口約近萬人歲貢中國
沙金一兩五錢例賞大緞兩端近年屬回之人貢中國
者祇此一部蓋卽新疆識略之乾竺特一統輿圖及時
憲書之喀楚特同音而異譯也但不知何時又服於克

什彌爾亦歲有貢獻而克什彌爾今亦爲英之屬國是以英之印度總督歲貼坎巨提經費以助彼整理防務爲名實隱收其內政之權去年夏秋開坎巨提已有赴喀什噶爾告急之舉則以英人築一礮臺俯臨坎境也臣於本年正月間疊承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電信以英兵侵坎巨提該頭目連戰不勝率其逃眾詣卡外求援屬臣以起釁情節詰英外部臣詢知英兵修築一路直貫坎境北抵興都哥士大山意在扼此隘口以杜俄眾南侵而保印度門戶該頭目與師攔阻爲英兵所擊敗其所居之棍雜城亦被英兵占踞臣與英相兼外部

尙書沙力斯伯里晤商兩次。據稱並無滅坎之意。亦無阻坎入貢中國之意。祇因坎酋罪惡甚多。輕慢英官。不得不示懲儆等語。臣與總理衙門往返電商。妥籌辦法。因坎酋聲名素劣。勢難必使復位。該部既係兩屬之國。與專屬中國者又稍不同。祇可酌就外部之辭。與之理論。外部語言閃爍。其初次存坎之說。既甚游移。而必欲據坎之心。則甚堅韌。幸而窺彼隱情。頗以俄燄方張。亟思聯絡中國。不欲斂怨樹敵。臣得就此設法磋商。而英廷措注東方事務。動須俟印度總督議覆核辦。最後稱選得舊酋之弟摩韓美德孛星。可爲坎巨提頭目。擬請

中國派員會同英員行封立之禮。已由總理衙門電告新疆巡撫。選派妥員前往。臣與外部商訂儀節。華員英員共爲一班。克什彌爾係英屬國。該員位次應稍居後。行禮之期。初訂在閏六月二十三日。現展至七月二十五日。祇須屆時彼此和衷妥辦。卽可蒞事。此與英廷商辦。選立坎酋之原委也。臣惟數十年來。西洋諸國日肆東封。俄闖琿春。英守香港。其初皆係中國之地。彼族知我中國疆土廣遠。向不計較尺寸。尤不力爭藩屬。乘閒抵隙。競生無厭之謀。於是日本滅琉球。法人取越南。英人剪緬甸。相率效尤。竟無底止。甚至有覬我朝鮮。睨我

臺灣者亦事勢使然也。英人之經營坎巨提。殆非一日。此次乘釁而動。彼謂叢爾部落中國必度外置之。迨臣承總理衙門指示。斷斷與爭。稍出英人意料之外。彼既以立酋爲轉圜。我卽可藉保小爲退步。雖選酋之柄。隱屬於英。然旣稍稍爭回體制。俾各國知兩屬小部。中國尙不肯舍棄。已稍變琉球越緬之前規。似於大局不無裨益。且俄法諸大邦。見中英交誼如是親睦。亦當稍戢其鷲陵之氣矣。除詳細情形暨問答節略。已節次寄呈總理衙門外。所有中英兩國會立坎巨提頭目計可剋期妥結緣由。理合恭摺密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密陳帕米爾情形片

壬辰

再中國回疆邊外有回部錯居之地曰帕米爾山勢迴環高原繚互其脈發自蔥嶺實爲大地最峻之脊因其土多磽薄所以無著名部落從前隸我疆圉羈縻勿絕者十居八九自俄英兩國分爭環伺而迤北迤西稍稍歸屬於俄迤南小部則附於英屬之阿富汗惟東路中路久服中國迄今尙喁喁內嚮然旣爲三大國出入之門戶得之則可居高臨下不得則恐失險受逼近年以來俄人頗盡力經營注意在此英人知俄之有深謀也乃急起而隱爲之防迭派武員赴帕米爾遊歷探訪情

形臣於去年七月接英外部送到祕密節略及地圖各一件以劃清阿富汗邊界爲辭其意欲使中國收轄帕境中間之地勘明界址以免俄人窺伺臣卽轉送總理衙門未及核辦適俄兵遊獵帕境逾月卽歸聞俄外部告駐俄使臣許景澄欲會同中國勘界分疆惟英於帕米爾本無分地不當使其與聞等語竊思英藉保護阿富汗之名遠涉帕境其意本不在分地而在防俄英若分地於勢不順而隱助中國以分地則其事易成英冀中國得地稍多支格其閒可隔闕俄兵之南下又慮中國未能遠辨今春乃有坎巨提之役蓋修築坎路實以

綢繆帕事也。臣前接總理衙門電信，擬以帕米爾作爲三國公其之地，各不侵占。曾與英外部妥商，許景澄亦以此商之俄外部，兩國之意皆不甚以爲然，似難勉強允從。惟分地則俄難改前說，英亦不乖本謀。臣前商之外部，已飭駐俄英使與俄外部商辦。據稱英俄須各派員赴帕查勘，再行定議。夫前日俄人所以欲擯英者，以去英則中國較易商量也。今日中國所以願合英者，以得英則俄人稍有畏憚也。臣聞伊犁定約以來，俄人所以自指爲邊界者，已三變其說。每變則益徙而南。今俄人又派兵遊帕，據其自告英員，欲以郎庫郎里湖爲界，益

與喀什噶爾等城相近。若不妥籌分界。臣恐俄人益肆詭謀。而英人亦漸生異志。事端百出。更費躊躇。今者作爲公地一說。旣不能行。惟有由總理衙門設法催俄分界。勿使藉辭推宕。以期與英使在俄商辦之事。適相浹洽。則一勞永逸。當有把握。英雖不肯顯助中國。以結怨於俄。然密通消息。稍持公論。實在意計之中。似亦可乘之機也。理合附片密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請豁除舊禁招徠華民疏

癸巳

奏爲時勢互殊。例意已變。擬請申明新章。豁除舊禁。以護商民。而廣招徠。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溯查

國朝順治康熙年間。始嚴海禁。當時因鄭成功父子。竊據臺灣。窺犯江浙閩粵。招誘平民。脅爲死黨。寇勢滋蔓。沿海騷動。不能不創立禁例。以大爲之防。凡閩人在番。託故不歸。復偷渡私回者。一經拏獲。卽行正法。厥後臺灣旣平。務在與民休息。不欲生事海外。康熙五十六年。禁止南洋貿易一案。經九卿議定。凡出洋久留者。行文

外國解回正法蒙

聖祖仁皇帝特恩令五十六年以前出洋之人俱準回原籍雍正六年奉

諭出洋之人陸續返棹而彼地存留不歸者皆甘心異域違禁偷往之人不準回籍欽此乾隆十四年復奉

高宗純皇帝特諭將私往噶羅巴充當甲必丹之陳怡老嚴加懲治貨物入官大抵昔日海盜未殲鄰交未訂彼出洋之民禁之則可以孤寇黨弭釁端不禁則慮其洩事機傷國體且承平之世地廣而人不稠人散則土益曠深維至計首懸厲禁非苛待此出洋之民也時勢

爲之也。自道光二十二年以來，陸續與東西洋諸國立約通商。英國江甯和約第一條，華英人民各住他國者，必受保佑，身家安全。美國續約第五條，中國與美國人民前往各國，或願常住入籍，或隨時來往，總聽其自便。而祕魯條約及古巴華工條款，亦於出洋華民鄭重再三庇之，惟恐不周。籌之惟恐不至，每於海外要地設領事官以保護之。誠以今者火輪舟車無阻，不通瀛環諸國固已近若戶庭，邇於几席，勢不能閉關獨治。且我聖朝煦濡涵育，逾二百年，中國漸有人滿之患，遂不得不導傭工以擴生計，開商路以阜財用，順民志以聯聲。

氣張國勢以尊體統。蓋海禁早弛，風氣大開，一視同仁，無閒遐邇。前例已不廢而自廢，不刪而自刪，非偏厚此出洋之民也。時勢爲之也。臣於光緒十七年

奏派道員黃遵憲爲新嘉坡總領事官。屬令到任後詳察流寓華民情形，覈實稟報。茲據稱南洋各島華民不下百餘萬人。約計沿海貿易落地產業，所有利權。歐洲阿刺伯巫來由人各居十之一，而華人乃占十之七。華人中如廣瓊惠嘉各籍約居七之二，粵之潮州閩之漳泉乃占七之五。粵人多來往自如，潮人則去留各半。閩人最稱殷富，惟土著多而流寓少，皆置田園，長子孫。雖

居外洋已百餘年。正朔服色仍守華風。婚喪賓祭亦沿舊俗。近年各省籌賑籌防。多捐鉅款。競邀

封銜。翎頂以誌榮幸。觀其拳拳本國之心。知

聖澤之浹洽者深矣。惟籌及歸計。則皆蹙額相告。以爲官長之查究。胥吏之侵擾。宗黨鄰里之訛索。種種貽累。不可勝言。凡挾貲回國之人。有指爲逋盜者。有斥爲通番者。有謂爲偷運軍火。接濟海盜者。有謂其販賣豬仔。要結洋匪者。有強取其箱篋。肆行瓜分者。有拆毀其屋宇。不許建造者。有偽造積年契券。藉索逋欠者。海外羈氓孤行孑立。一遭誣陷。控訴無門。因是不欲回國。閒有

以商賈至者不稱英人則稱荷人反倚勢挾威干犯法紀地方有司莫敢誰何今欲掃除積弊必當大張曉諭申明舊例既停新章早定俾民間耳目一新庶有裨益蓋黃遵憲體察既深見聞較熟故言之詳切如此臣竊惟保富之法肇於周官懷遠之謨陳於管子民性何常惟能安彼身家者是趨是附中國出洋之民數百萬粵人以傭工爲較多其俗雖賤視之尙能聽其自便衣食之外頗積餘財至今濱海郡縣稍稱殷阜未始不藉乎此閩人多富商巨賈其俗則待之甚苛拒之過峻往往擁貲百萬羈栖海外十無一還且華民非無依戀故土

之思也。

國家亦本非行驅禁之政也。特以約章初立之時。未及廣布明文。家喻戶曉。遂使

累朝深仁厚意。澤不下究。化不遠被。奸胥劣紳。且得窺其罅。以滋擾累。爲淵毆魚。爲叢毆爵。甚非計也。夫英荷諸國。招致華民。開荒島爲巨埠。是彼能借資於我也。華民擅幹才。操利柄。不思聯爲指臂。又從而擯絕之。是我不能借資於彼也。及今而早爲之圖。尙可收桑榆之效。及今而不爲之計。必至憂杼柚之空。查前督臣沈葆楨奏請。將不準偷渡臺灣舊例。一概豁除。曾奉

特旨俞允省具文裨實政莫善於此迄今海內交口稱
便出洋華民事同一律可否籲懇

天恩俯念民生凋敝

敕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覈議保護出洋華民良法並
聲明舊例已改以杜吏民詐擾之端由沿海各省督撫
及出使大臣分途切實曉諭奉宣

德意俾眾周知並準各口領事官訪其平日聲名素稱
良善核給護照如是則不事紛更不滋煩擾可以收將
換之人心可以振積玩之大局可以融中外之畛域可
以通官民之隔閡懷舊國者源源而至細民無輕去其

鄉之心適樂土者熙熙而來

朝廷獲藏富於民之益一旦有事緩急足倚枝榮本固厥效非淺所有擬請申明新章豁除舊禁以護商民而廣招徠緣由理合恭摺摺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是疏於光緒十九年五月十六日由英倫使館發遞
七月初十日奉

硃批該衙門議奏欽此總理衙門於八月初四日覆奏
應如所請

敕下刑部將私出外境之例酌擬刪改並由沿海督撫
出示曉諭凡良善商民無論在洋久暫婚娶生息一
概准由出使大臣或領事官給與護照任其回國治
生置業與內地人民一律看待毋得仍前藉端訛索
違者按律懲治奉

硃批依議欽此

附陳派撥兵船保護商民片

癸巳

再臣聞流寓外洋華民往往以勢孤氣餒爲他國人所輕侮西洋通例莫不派撥兵船保護商民俾旅居者增氣以自壯近者中國海軍各艦亦嘗巡歷新嘉坡諸埠華民喜色相慶以手加額謂爲從前未有之光寵惟海軍船數不多經費不裕勢難分撥兵輪久駐海外華民集貲積少成多未嘗不願供給船費稟請酌派軍艦稍張聲勢從前兩廣督臣張之洞曾議勸辦此事未及就緒設令果有成效則海軍省養船之費而有歷練之資兵船無坐食之名而著保護之績商賈傭工捐費不多

頗需利益使臣領事權力雖弱亦倚聲援一舉而數善備焉臣屬總領事黃遵憲相機利導據稱閩商未肯出力事難必成臣是以有招護華民之請蓋華商有力者之在外埠商務之旺衰繫之軍實之強弱繫之卽西人亦視之頗重也理合附片密陳伏乞

聖鑒謹

奏

庸盦海外文編卷一終